

托尔斯泰文集

# 童年 少年 青年

草 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托尔斯泰文集

童年 少年 青年

草 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Л. Н. Толстой  
Детство. Отрочество. Юность.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вадцати двух томах Т.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79年版译出

托尔斯泰文集  
**童年 少年 青年**  
草 稿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8 字数 384,000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 - 4,000 册

ISBN 7-5327-1383-0/1·827

平装本定价：10.10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 目 次

### 童 年

第一 章	教师卡尔·伊凡内奇	3
第二 章	妈妈	9
第三 章	爸爸	12
第四 章	上课	17
第五 章	疯修士	21
第六 章	准备打猎	26
第七 章	打猎	29
第八 章	游戏	34
第九 章	有点像初恋	37
第十 章	我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39
第十一 章	书房和客厅里的活动	41
第十二 章	格里沙	45
第十三 章	纳塔丽雅·萨维什娜	48
第十四 章	离别	52
第十五 章	童年	57

第十六章	诗	60
第十七章	柯尔纳科娃公爵夫人	66
第十八章	伊凡·伊凡内奇公爵	70
第十九章	伊文家的孩子们	75
第二十章	宾客盈门	82
第二十一章	跳玛祖卡舞以前	87
第二十二章	玛祖卡舞	91
第二十三章	跳玛祖卡舞以后	94
第二十四章	在床上	98
第二十五章	信	101
第二十六章	乡下什么事等着我们	107
第二十七章	悲伤	110
第二十八章	最后的悲痛回忆	115

## 少    年

第一    章	长途旅行	127
第二    章	雷雨	134
第三    章	新的观点	139
第四    章	在莫斯科	144
第五    章	哥哥	146
第六    章	玛莎	150
第七    章	船弹	152
第八    章	卡尔·伊凡内奇的身世	156
第九    章	续前	160
第十    章	续前	164
第十一  章	一分	167

第十二章	小钥匙	172
第十三章	变心姑娘	174
第十四章	一时糊涂	176
第十五章	幻想	179
第十六章	总有出头的日子	183
第十七章	仇恨	188
第十八章	女仆室	191
第十九章	少年时代	196
第二十章	伏洛嘉	200
第二十一章	卡金卡和柳波奇卡	203
第二十二章	爸爸	205
第二十三章	外祖母	208
第二十四章	我	211
第二十五章	伏洛嘉的朋友们	213
第二十六章	议论	215
第二十七章	友谊的开端	220

## 青 年

第一 章	青年时代从此开始	227
第二 章	春天	229
第三 章	幻想	233
第四 章	我的家庭圈子	237
第五 章	准则	241
第六 章	忏悔	243
第七 章	去修道院	245
第八 章	第二次忏悔	248

第九章	我怎样准备考试.....	251
第十章	历史考试.....	254
第十一章	数学考试 .....	259
第十二章	拉丁语考试 .....	263
第十三章	我是大人了 .....	267
第十四章	伏洛嘉和杜勃科夫的行动 .....	272
第十五章	大家向我祝贺 .....	276
第十六章	吵嘴 .....	280
第十七章	我准备出门拜客 .....	285
第十八章	华拉希娜夫人家 .....	289
第十九章	柯尔纳科夫一家 .....	294
第二十章	伊文一家 .....	297
第二十一章	伊凡·伊凡内奇公爵.....	301
第二十二章	跟我的朋友谈心.....	304
第二十三章	聂赫留朵夫一家.....	309
第二十四章	爱.....	314
第二十五章	我的领悟.....	319
第二十六章	吹牛炫耀.....	323
第二十七章	聂赫留朵夫.....	327
第二十八章	在乡下.....	332
第二十九章	我们同姑娘们的关系.....	337
第三十章	我的活动 .....	341
第三十一章	体面.....	345
第三十二章	青年时代.....	348
第三十三章	邻居.....	353
第三十四章	父亲的婚姻.....	357

第三十五章	我们怎样接受这个消息.....	361
第三十六章	大学.....	366
第三十七章	痴情.....	371
第三十八章	社交.....	374
第三十九章	酒宴.....	377
第四十章	同聂赫留朵夫一家的友谊 .....	381
第四十一章	同聂赫留朵夫的友谊.....	385
第四十二章	继母.....	390
第四十三章	新同学.....	395
第四十四章	祖兴和谢苗诺夫.....	401
第四十五章	我失败了.....	407

童 年



## 第一章

### 教师卡尔·伊凡内奇

一八××年八月十二日，也就是我满十岁生日、得到许多精美礼物后的第三天，早晨七点钟，卡尔·伊凡内奇用糖纸绑在棒上做成的苍蝇拍在我头顶上方拍苍蝇，把我弄醒了。他动作笨拙，碰到了挂在栎木床架上我的守护神，还让死苍蝇一直落到我的头上。我从被子下露出鼻子，用手扶住还在摇晃的圣像，把死苍蝇扔到地上，又睡意蒙眬而怒气冲冲地瞪了卡尔·伊凡内奇一眼。卡尔·伊凡内奇身穿一件花哨的棉睡袍，腰束一条同样料子的腰带，头戴一顶红色的毛线带缨子小圆帽，脚穿一双山羊皮靴，一直顺着墙壁走来走去，瞄准苍蝇就拍。

“就算我年纪小，”我想，“他凭什么吵醒我？他为什么不在伏洛嘉床边打苍蝇？瞧，他那边有多少！哼，伏洛嘉比我大，多比谁都小，所以他就欺负我。他一辈子就是跟我过不去。”我嘀咕说。“他明明看到我被他弄醒，吓了一跳，却装作没有看见……这家伙真是讨厌！他的睡袍、小圆帽、帽缨，没有一样不叫人恶心！”

我心里这样恨着卡尔·伊凡内奇，他却走到自己床前，望了望床头上方那个台座上镶玻璃珠的挂钟，把苍蝇拍挂到钉子上，

心情愉快地向我们转过身来。

“起来，孩子们，起来！……该起来了，妈妈已在饭厅里等着了，”<sup>①</sup>他和颜悦色地用德语大声说，走到我床边坐下，又从口袋里掏出鼻烟壶。我假装睡着了。卡尔·伊凡内奇先嗅了一撮鼻烟，擦擦鼻子，弹弹手指，再来对付我。他笑着搔搔我的脚后跟，说。“喂，喂，懒骨头！”<sup>②</sup>

尽管我很怕痒，我仍不起床，也不理他，只是把头往枕头底下钻，两脚乱踢，竭力忍住不笑出声来。

“他这人多好，他多爱我们，可我却把他想得那么坏！”

我恨自己，也恨卡尔·伊凡内奇，我又想笑，又想哭，心情很激动。

“哦，别碰我，<sup>③</sup>卡尔·伊凡内奇！”我含着眼泪叫道，从枕头底下伸出头来。

卡尔·伊凡内奇大为惊讶，放下我的脚，焦急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做了恶梦？……他那和善的德国脸型，他竭力要弄明我流泪的原因，这种关怀使我哭得更伤心了。我感到害臊，我真弄不懂，一分钟之前我怎么会不喜欢卡尔·伊凡内奇，甚至讨厌他的睡袍、小圆帽和帽缨？现在，正好相反，我觉得他的一切都非常可爱，连他的帽缨也表明他这人十分善良。我对他说，我哭是因为做了恶梦，我梦见妈妈死了，她被抬去埋葬。其实这都是我瞎编的，我一点不记得夜里做过什么梦。但卡尔·伊凡内奇却被我瞎编的故事所感动，连忙安慰我。这时，我仿佛觉得真的做过恶梦，而我流泪则是由于别的原因。

等卡尔·伊凡内奇一走，我就从床上抬起头来，把长统袜往

---

①②③ 原文是德语。

小脚上穿，我的眼泪减少些，但由那场瞎编的恶梦所引起的阴郁心情却一直没有消除。男仆尼古拉走来，他身材矮小，外表整洁，做事认真仔细，待人彬彬有礼，是卡尔·伊凡内奇的好朋友。他给我们送来衣服和鞋：给伏洛嘉送来靴子，给我送来我当时很不喜欢的带花结皮鞋。我不好意思在他面前哭，再说朝阳正喜气洋洋地从窗子里照进来，伏洛嘉站在洗脸盆旁模仿玛丽雅·伊凡诺夫娜（姐姐的家庭教师）的动作，笑得那么快乐那么响亮，连那站在旁边、肩上搭着毛巾、一手拿肥皂一手拿脸盆的严肃的尼古拉都忍不住笑着说：

“好了，伏洛嘉少爷，您洗脸吧。”

我快活极了。

“你们快准备好了吗？”<sup>①</sup>教室里传来卡尔·伊凡内奇的声音。

卡尔·伊凡内奇的声音很严厉，已不是使我感动得落泪的那种语气。在教室里，卡尔·伊凡内奇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是个十足的老师。我赶快穿好衣服，洗好脸，手里还拿着刷子，边抚平湿漉漉的头发，边应声走进教室。

卡尔·伊凡内奇戴着夹鼻眼镜，手里拿着一本书，坐在门窗之间他坐惯的地方。门左边有两个书架：一个是我们孩子们的，另一个是卡尔·伊凡内奇私人的。我们的书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书：有教科书，也有课外读物，有些竖着，有些平放着，只有两本大红封面的《游记》<sup>②</sup>整整齐齐地靠墙竖着，然后是大大小小、长短厚薄不等的书，有的有封面，有的没有封面。每当课间休息

---

① 原文是德语

② 原文是法语，书中凡原是法语的一律排仿宋体，不再一一加注。

前，卡尔·伊凡内奇总是吩咐我们整理图书馆（他就是这样把书架夸大为图书馆的），我们就胡乱把书往那里塞。卡尔·伊凡内奇的私人藏书册数虽没有我们多，但种类更五花八门。我还记得其中的三本，一本是没有硬封面的德文小册子，内容是讲大白菜的施肥方法，一本是羊皮纸精装、但烧去一角的《七年战争史》，另一本是《流体静力学》教程。卡尔·伊凡内奇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因此伤了眼睛，但除了这些书和《北方蜜蜂》<sup>①</sup>外，他什么书也不读。

卡尔·伊凡内奇的书架上有一件最使我难忘的东西。那是一小片圆形纸板，下面支着木腿，可以利用几根小钉子移动。圆纸板上贴着一张图画，画的是一个贵妇人和一个理发师。这东西卡尔·伊凡内奇做得很精巧，是他自己设计的，用来遮住强烈的光线，保护自己视力很差的眼睛。

我至今仿佛还看见卡尔·伊凡内奇：瘦长的个子，身穿棉睡袍，头戴小红帽，帽子下露出稀疏的白发。他坐在小桌旁，桌上竖着画有理发师的小圆纸板，圆纸板的阴影就落在他脸上。他一只手拿着书，另一只手搭在安乐椅扶手上，面前放着一个钟面上画着猎人的钟，还有一条方格手帕、一个圆形黑色鼻烟壶、一个绿色眼镜盒和一把放在小托盘里的剪烛花的钳子。一切都整整齐齐，并井有条，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卡尔·伊凡内奇是个心地纯洁、襟怀坦白的人。

有时，我在楼下大厅里玩够了，就踮着脚尖悄悄上楼，往往可以看到卡尔·伊凡内奇独自坐在安乐椅上，神态安详端庄地

---

① 《北方蜜蜂》是一种保守的政治、文学刊物，一八二五年至一八六四年在彼得堡出版。

读着一本他喜爱的书。有时遇到他不在读书，眼镜低低地架在大鹰钩鼻上，那双蓝色的眼睛半开半闭，现出一种特别的表情，嘴唇上浮着忧郁的微笑。房间里静悄悄的，只听见他均匀的呼吸和那座画有猎人的时钟的嘀嗒声。

他往往没有发现我，我就站在门口想：“老头儿真可怜，真可怜！我们人多，一起玩呀，乐呀，可他孤零零一个人，也没有人安慰他。他说他是个孤儿，这是事实。他的身世真是不幸！我记得他给尼古拉讲过这方面的事，真是可怜！”我非常可怜他，常常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手说：“亲爱的<sup>①</sup> 卡尔·伊凡内奇！”他喜欢我这样称呼他，总是抚摩我，心里显然很感动。

另一面墙上挂着几幅地图，破得很厉害，但被卡尔·伊凡内奇精心修补好了。第三面墙中间有一道门通向楼梯，门的一边挂着两把尺：一把刀痕累累，是我们的；另一把完好无损，是他私人的，但多半被他用来训戒人，难得用来划线；门的另一边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用圆圈表示我们大的过错，用十字表示我们小的过错。黑板左边的角落是我们被罚跪的地方。

这个角落令我终生难忘！我记得那个炉门、炉门上的通风口，以及转动它时发出的响声。有时，我跪着，跪着，觉得腰酸背痛，心里想：“卡尔·伊凡内奇把我给忘了，他准是舒舒服服坐在柔软的安乐椅上，读他的《流体静力学》，可是我呢？”为了使他想到我，我就轻轻地把炉门打开又关上，或者从墙上挖下一块灰泥，但要是有块太大的灰泥嘭地一声落到地上，我心里那份害怕啊，真是比什么惩罚都难受。我回头望望卡尔·伊凡内奇，可他依旧捧着书在那里读，仿佛什么也没有察觉。

---

① 原文是德语。

房间中央摆着一张桌子，桌上铺着一块黑色破漆布，窟窿里许多地方露出被铅笔刀划出道道的桌子边缘。桌子周围放着几张凳子，凳子没有漆过，但因为使用久了磨得发亮。剩下的一面墙上有三扇小窗，窗外的景色是这样的：正前方有一条大路，路上每个坑洼、每颗石子、每条车辙都是我早就熟悉和感到亲切的；过了大路就是一条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菩提树林荫道，透过林荫道可以隐约看见几处篱笆，林荫道之后有一片草地，草地一边是打谷场，另一边是树林，树林深处有看林人的小屋。从窗口向右望，可以看见凉台一角，午饭前大人们常坐在那里。当卡尔·伊凡内奇批改听写卷子的时候，我常常往那里看，我能看见妈妈的黑头发和谁的脊背，并隐约听见那里的谈话和笑声。我不能到那里去，总感到很气恼，心里想：“我几时才能长大，不再念书，不再死读《会话课本》，而同我喜欢的人坐在一起呢？”气恼变成悲伤，天知道我怎么会这样想得出了神，连卡尔·伊凡内奇发现卷子上的错误发脾气我都没有听见。

卡尔·伊凡内奇脱下睡袍，穿上他那件肩上有垫肩和打褶的藏青燕尾服，在镜子前理好领带，这才领着我们下楼去向妈妈请安。

## 第二章

### 妈 妈

妈妈坐在客厅里斟茶。她一手扶着茶壶，一手按着茶炊龙头，龙头里的水流出来漫过茶壶口，溢到托盘里。尽管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却没有发现这情况，也没有发现我们进去。

当我们竭力回忆亲人的相貌时，许多往事就会涌上心头，通过这种回忆，就像通过眼泪一样，看到的形象往往模糊不清。这是含泪的回忆。当我竭力回忆妈妈当年的音容笑貌时，我只能看到她那双永远流露着慈爱的棕色眼睛、她脖子上那颗生在鬈曲短发下的黑痣、她那雪白的绣花衣领、她那常常爱抚我而让我亲吻的细嫩的手，但我无法在头脑里再现她的整个神态。

沙发左边摆着一架古老的英国三角钢琴，钢琴前面坐着我那个皮肤黑黑的姐姐柳波奇卡，她那双刚在冷水里洗过的红红的小手紧张地弹着克莱曼蒂<sup>①</sup>练习曲。她那时才十一岁，穿一件短短的麻布连衣裙、一条镶花边的雪白长裤，还只能用琶音<sup>②</sup>弹八度音。她旁边侧坐着玛丽雅·伊凡诺夫娜。玛丽雅·伊凡诺夫娜头戴有红缎带的睡帽，身穿天蓝色短袄，脸色通红，怒容满面。卡尔·伊凡内奇一进来，她的脸色就更加严峻。她严厉地对